

不長不

一滴水

(小說)

第二五號



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出版

一滴水

『我是一個窮人，沒有生活的力量，命運不佳，走頭無路！』這幾句話，是一位名叫王九的窮漢，口頭心頭，常常自己唸着的。

他家在華縣東門，靠近城邊的兩間破屋便是。這房子是白雲寺的廟產。家中有一個六十多歲的老母，和一個三歲名叫小桃的女孩——是他的死了的妻子丟下的——連他自己一共三人。

他家的人口這樣地少，他又是一個不到三十歲的男子漢，生得肥頭大耳，粗手粗腳，憑他一身氣力，那有不能養家活口的道理？

可是世道不好，年年打仗，歲歲開荒，弄得一個華縣，滿城荒涼，百業倒閉，任是有多大本領的人，也不容易尋找生活。

王九當他妻子在時，曾在一家酒店做活，每月所得的工錢，雖然不多，可是加上他的妻子替人縫洗的收入，總還能夠免除一家人的饑寒。

後來那家酒店，因為受打仗的影響，關了門。他整天在家裏閑着，心中已有幾分的焦愁，不幸他的妻子又得了重病，不能替人縫洗，一家的生活，全然沒有出處，加上要請醫買藥的錢，更是沒法可想，王九的焦愁，已到十二分了。

『我真沒出息，沒有生活的力量，命運不佳，竟窮得這樣地走頭無路！』他愁着眉，低着頭，心中老是這樣唸着。

後來費了九牛二虎之力，好容易尋着一個機會，當了

縣城裏的一名警士，每月可領十來塊錢的工薪；可是上工不久，他的妻子就死了，草草了事的埋葬，留着他心頭無限的悲傷。

他的白髮的老母，帶着孤零零的小孩，靠着每月所得的工薪來過活，淒涼的境遇當中，也還有幾分的安慰。

不料警察局的經費，忽然提作打仗的軍費用了，所以警士的工薪，爽爽快快地全分領到手的，不過是前三個月的，第四第五兩個月，也還減成發給，以後一連多少

個月，便分文都領不着了。

王九這回的受窘，却比前次因酒店關門，回家賦閑的情形還厲害，因為賦閑在家，還可以找些零星工作，多少得點幫助，現在當着警士，工薪領不到手，職務却不敢耽擱，全仗着挪借和當賣，來苟且過活，對於工薪的發給，天天伸長頸子來希望。

那知月月希望，月月落空，一直望了四五個月，家中的破爛，都已當絕賣盡，再也搜尋不出來，警士的工薪，仍舊是杳無音信。

有一天黃昏的時候，王九剛從他們的派出所回家，見着他的老母因為兩天沒有喫的，病在床上，小桃靠着床邊，一面哭一面叫『餓呀！餓呀！痛呀！等不住呀！』

他忍不着地痛哭了一場，心裏唸着『我一個男子，沒有生活的力量，命運不佳，窮得走頭無路，連一個老母和一個小孩，都不能養活，倒不如一家死了，免得心裏難過。』

他哭了一晌，歎了一晌，想了一晌，安慰他的老母

和小桃一晌。等到他母親和小桃一同睡着之後，竟獨自往街上走了。

那天半夜，正是明月當街，王九一路思一路走，把那華縣城裏的街都繞遍了，結局回到派出所去找他的同事，商量了半夜，等到天明之後，一同去找着張巡長，詳訴他的苦況。

張巡長聽了王九的訴苦，便對王九說道：『像你這般境況，倒不如辭了警士，去幹別的生活，因為我們的工薪，究竟何時能發，誰也沒有把握，再過兩月沒有希

望，連我都要另求生路了。」

王九說：『我也曾這樣打算過好幾次，但是這個年頭，又向那裏去另求生活？況且就有別的工作可幹，現在我的老母和小孩，已經幾天沒有一點喫的，病在一塊兒，那能靠着遠水來救近火呢？』

張巡長說：『這倒不難，我這兩天，聽着上面早有裁減弟兄們的消息，只因所欠弟兄們的工薪太多了，一時籌不到款，所以不便開口，老拖下去。你若是肯拋棄這塊光骨頭，我和你去向區長要求，望他發你一月或半

月的欠薪了事，你暫時拿去養活你的母女，把差事辭掉，另幹別種的生活去罷。像你這樣粗腳大手的，一身都是氣力，就是去做拉車的買賣，每月找一二十元，還怕不容易嗎？」

王九聽了這一段話，仔細想想，拉車的生活，雖然有點難爲情，倒也是一條活路，便依了張巡長的計策，去要求區長，區長允許他辭棄警士的職務，發給他半個月的工薪，不管原來欠他多少，從此一筆勾消。

王九得了錢，急忙買了一些食物回家，見着他老母和

小桃無聲無臭的，軟醃醃的一塊兒躺在牀上，他又驚又怕又急的樣子，叫了幾聲『媽！小桃！』他疑心他們已經餓死了。

他的老母睜開了眼，微微的嘆了一聲氣，小桃也沒神氣的哭起來了，王九的心方才穩定，一面說着『我今天領到錢了，八塊大洋，我拿一塊錢買了許多吃的東西來了，』一面拿着兩個大餅，給他老母一個，小桃一個。

他一家老小三人，自從今日得了這八塊大洋，總算

是救活了生命，王九又領到了一駕人力車，天天早晚在街上兜攬生意，每天除掉兩角租錢外，可得三四角五六角或七八角不等，倒比當警士的時候，過得快活。

一直拉了兩三個月，生意都還不錯，不料王九的命運多乖，一天清早拉着空車，在街上等候顧客，忽然遇着一個兵士，教他拉到西門外的軍營裏。王九拉到該處放下車子，見着許多同行的人和車，都被扣留在那兒，方才打聽出華縣地方又起戰事，今天是開始拉夫的日子，王九一直被扣留，在那兒作了七天的苦工。

第八天王九的車和人都被放了，回到家裏一看，這回不是往常的情景，他急了『天呀！媽呀！小桃呀！』悲號痛哭亂嚷了一場，因他的老母已餓死在牀上，小桃也氣絕了仆在一傍。

他號哭了以後，便靜悄悄的思量道：『我的命運，悲慘到這步田地，妻子病死了，老母和小孩一齊餓死了，世道又這樣地亂，我還活着幹甚麼？死了罷！決心自盡了罷！……』

想了一陣，哭了一陣，又想了一陣，『自盡倒是我

的一條最後的路，但是老母和小桃，死得這樣的悲慘，這樣的可憐，我得把她們埋葬了，再死不遲。」他決心照這個意思去辦，便起身出門，走到白雲寺裏去了。

寺裏有位慈雲老和尚，原來和王九很熟，有點遠親的關係。王九住的房子，就是這老和尚借給他的。王九便去求他幫助，老和尚也大發慈悲，替他化了大小兩具棺木，和些錢財，費了兩天的工夫，算把他的母和女的尸體葬埋了。

王九辦完了葬事回家，兩間破屋，充滿了貧窮，淒涼

悲慘，他又哭了一陣，想了一陣，『現在自盡，可沒有
罣碍了！』他這樣的決心，翻來覆去，下了好幾回，但
一想到自殺的方法，懸樑，抹頸，投水……種種都是可
怕的，所以他有些猶豫，在猶豫的時間當中，漸漸的有
一線想出生路的光明照着他的心了。

忽然有人推門進到他的破屋裏，高聲叫道，『王九！
王九！你不是東西！你這些日子，車租分文也不繳，連
人也不會面，你真是王八，不配叫王九。不是東西！混
蛋！你今天不繳車租，要你的狗命。』這是租車給王

九的李掌櫃，今天特來尋找王九要車租的。

王九答應道：『甚麼車租？軍營裏這一向拉夫，把我的車一直扣留了一個星期，前日早晨才把我放回。我的老母和小孩，活活地在家裏急死餓死了，幸虧慈雲老和尚幫助我化施，我今天剛才埋葬了我的母和女的尸體回來。我從什麼地方得租錢來繳？我那有工夫來會你？你開口就罵人！』

李掌櫃越發生氣了，『王八！狗蛋！撒謊！騙子！你死娘死爺與我何干，我只要車租……』一類的話，罵個

不休。逼得王九只是抱頭痛哭。

正是無法分解的時候，街坊上有位老頭聽不過了，方來替王九向李掌櫃央求，把王九怎樣被拉，他的母和女怎樣餓死，他怎樣地化施埋葬的實情，詳數了一遍。李老板方才允許寬限，但是隨手把車子帶了回去，不租與王九了。

李掌櫃走了之後，王九心裏覺得天地雖大，無處可以容身，世間一切，都無情地向着他壓迫，他自己的生命，比那柳絮還輕，他簡直是個無絲毫力量的人，與其

活着悲慘愁苦，煩惱，忿怒，恐懼，還是早死的爲佳。他這樣一想，那心中一線的光明，完全黑暗了。

天氣將晚，又加上那天下雨，好像天地都替他發愁的一般。王九想到『那白雲寺裏的放生池，倒也不淺，我走到那兒去，瞧着無人的時候，投將下去，了我此生。』

王九這回決心了，一分的生意都沒有了，果然來到白雲寺裏，去投放生池，經過大殿的旁邊，從大殿的後身直去，便是放生池的所在。他走到大殿的後身，忽然停

住了腳，因他遠見近池的樓上有人，所以他折回殿傍，悄悄的蹲在椽下。

這時王九的心中，一切世界都沒有，只等樓頭的人去後，那放生池便是他的世界，所以一切都不想，只拿兩隻手端着頭，靜悄悄的蹲在椽下。

在這四無聲響的當中，忽然『脫！』一滴水聲，入到王九的耳裏。他剛轉眼一看，又一滴水從上面滴下來，打在一塊石頭的窩子裏，『脫！』相隔不過幾秒鐘，又一滴『脫！』

王九的眼睛，默看着那石窩子，一瞬兒也不轉，『脫！』又來一滴，『脫！』又來一滴，有時還相連着『提！脫！』王九心中詫異道，『這樣弱的水，有甚麼力量？一滴一滴的，竟把這樣堅硬的石頭，打出一個窩來！』同時自己責備道，『哎呀！王九，你是一個人，怎樣連一滴水的力量都沒有呢？一滴一滴的水，能把石頭打出一個窩來，你的手足是全的，一身有的是氣力，怎樣不能自己開出一條生路來，竟要來尋死呢？』王九想到這裏，生命的光明，忽然照着他的心頭了。

恰巧慈雲老和尚，走過他的背後，叫道『是誰蹲在這裏？幹甚麼？』王九駭了一跳，不提防老和尚到此，急忙起身來，很羞愧的答道，『是我。老和尚！』

慈雲問道，『天將黑了，你還來到廟裏，爲甚麼蹲在這裏？你的母和女葬好了麼？』

王九向老和尚磕了一個頭起來，很傷心的連哭帶訴道，『前天蒙你老人家的恩，幫助着化施，我領了棺木錢財回去，裝殮我的老母和小孩的尸體，送到城外官地上去葬，今日完了事回來，正打算來謝老和尚的恩，忽

然租車子給我的李老板來要車租，說我這三天數，避他，騙他。你老人家想想！我遭着這些慘事，我那有時間去見他？那有錢去繳他？他竟不由分說，王八狗蛋的罵了我一頓之後，自己把車子拉走，不租給我了。因此我覺得世間之上，一切都是無情，我自己微弱至極，不斷的遇着壓迫，沒有半分力量，可以抵抗得住，所以我決心……」說到此處，越發傷心痛哭起來。

慈雲知道他的境況，見着他的情狀，聽了他的言語，心中有幾分疑着他要尋死，並且暗暗地詫異他爲甚麼來

到廟裏，蹲在這兒。此時天將黑盡，不便在那裏往下談，就約他到房間裏坐，一面用話安慰他，一面探問他蹲在大殿傍邊的情由。

慈雲：『王九！你剛才說你決心怎樣？』

王九：『我想活着是苦惱，不如死。』

慈雲：『像你這樣的人，一身有的是力氣，活着很有用，怎樣好的不想，要想死，既想死，爲什麼到廟裏來？』

王九：『我本來想投放生池，了我一生……』

慈雲：『阿彌陀佛！你怎麼這樣傻想？放生池裏，只許放魚，放烏龜，不許放人；放魚，放烏龜，倒是放生，放人便是放死；你這樣一個有用的人，如何放得？』一面帶笑說着安慰王九，一面心裏作急，『虧得沒有投下去，險些這廟子裏，遭人命，吃官司。』

王九低着頭沒有答話。

慈雲：『王九，不要傻想！一個人自殺，是有罪惡的。你生得這樣肥頭大耳，又有一雙銅手鐵腳，

一身都是力量，眞眞是有用的人。你的前程遠大，一時的悲慘苦痛，算甚麼？千萬別傻想，惹人笑話。』

王九：『老和尚！感謝你！你的話句句打動了我的心。我今天來到廟裏，走到大殿後面的時節，遠見着靠近放生池的樓上有人，因此我折回殿傍，蹲在椽下等候，不防一滴水「脫」的一聲滴了下來，引動我注意那石頭上水滴成的一個窩。我想這一滴水的力量，原是很微弱的，但是他能夠不

斷的一滴一滴的滴下來，就能够把堅硬的石頭打成一個窩，難道我是一個人，怎樣不能夠憑自己的力量，打出一條生路來呢？所以我……」

慈雲急忙插嘴道，『你這一念，就要成佛。這是菩薩點化你的。王九！想開些！你知道大佛的大弟子迦葉，見了一朵花，後來就成佛的故事嗎？』

王九：『不曾聽過。』

慈雲：『大佛在靈山會上說法，恐怕衆人不懂，他便』

拿着一朶鮮花，給衆人瞧。大家都不知是甚麼意思，當中只有迦葉恍然大悟，發笑起來。你知他悟個甚麼？笑個甚麼？』

王九：『我不知道，請老和尚告訴我！』

慈雲：『他悟到那朶鮮花，就是那根樹的生命的努力，能夠耐寒暑傲風霜的結果。』

王九：『他怎麼發笑呢？』

慈雲：『他如何不笑？他發見以前種種的苦惱，他自已不能忍受，所以有種種的默想。他覺悟以後的前

程，在他自己的生命的努力，所以有無窮的快樂，他如何不笑？他見了一朵花，就大覺大悟，後來成了佛。你見了一滴水，也大覺大悟，所以我說你這一念，就要成佛。阿彌陀佛！王九！努力！忍耐！現在的悲苦算甚麼。」

他二人一直談了半夜，慈雲便招呼王九在寺內歇息，雖見着王九已經想開了，但是還有幾分不放心，便叫一個和尚陪着他睡了一夜，第二天起來，慈雲又勸了他一些話，送他出寺門去了。

王九從此回到家來，仍舊是滿屋淒涼悲慘，他的老母死在牀上和小桃死在地上的情況，好像還在他的眼中，但是他的心頭的想法與前不同了。

他自思自想道：『我從今以後，要怎樣過活呢？我人的生活，總還比較容易，縱然找不到工做，討口叫化，也該我的命受；但是一個人不光是顧着嘴、活着罷了，要怎樣努力做人，才能對得起我病死愁死的妻子，同着我餓死慘死的母和女呢？』

他獨自一人，這樣想，那樣想，總覺得世道艱難，

希望很少，有時想到那絕路上去，忽然又記起那一滴水的覺悟，和慈雲和尚的教訓，最後他的心頭留四個字：『忍耐！努力！』

他每天出去找些臨時的工作，也過活了許多日子。有一天半夜醒來，他再三的往後想：『我這樣過日子，就算努力嗎？我今後究竟要怎樣努力才對呢？』

他忽然回想他從前的生活：『我在酒店裏做活，我很忠心，很努力，不曾偷懶，主人都說我好，只因為他們年年打仗，害得許多生意都不能做，酒店關了門，所以

我才回家賦閑。後來閑了多久，好容易尋着一個好機會，去當警士，我也很努力盡我的職務，不曾請過一次假，又因為戰事發生，巡警的經費都被提去作了戰費，我白當了半年的差使，分文領不到手，我老母和小孩，這次就幾乎餓死了，我不得已辭了警士來作拉車的買賣，從朝到晚，日晒雨淋，跑東跑西，熬着牛馬似的生活，不幸又遇着營裏拉夫，拉去了七天，活活地把我老母和小桃餓死在家裏。哎唷！我過去的生活，並非不努力，結局到了今日這樣悲慘的地步，不是那些好打仗的

頭子們造的惡嗎？他們真是狼心狗肺，眼看着這華縣城裏，滿城荒涼，許多店舖都倒閉了，失業的不知多少人，餓死的不知多少人，泣飢號寒的不知多少人，他們還是毫不動心的打個不休。你奪過去，我奪過來，全城人的生命，都恐怕要死在他們的手裏。哎唷！我們小百姓，從甚麼地方去努力？」

王九這樣的思前想後，想後思前。起初是只要有閑功夫，就這樣想，後來他天天想，夜夜想，時時想，無事想，有事也想，弄得他好像有了神經病似的。

他後來在一個茶館裏做活，招呼客人上茶。有一晚茶館裏說書的先生，講的是『荊軻刺秦王』的故事，他右手提着一把開水壺，裝滿一壺剛開的開水，左手抱着一垛茶碗，去向客人上茶，正值說書的把案一拍，便道『荊軻在殿上，拿着白晃晃的劍，向着秦王的胸口一刺……』王九聽到這兒，口裏哼道：『怕你的心腸比石頭還硬……』同時把開水壺和茶碗向地下一丟，弄得滿座聽書的客人，個個驚惶，有的被開水燙傷了腳。嚷了一陣，大家都怪王九發神經病，也嚷不出甚麼結果來。結局受傷的

回去醫傷，其他的人，都散了去，王九也因此辭出了茶館。要知他以後的下落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

中華民國十八年六月 初版
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九月 再版

一滴水一冊 定價大洋二分五釐

著作者 陳 筑 山

校訂者 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
平民文學部

陳 筑 山 瞿 菊 農

熊 佛 西 熊 子 滌

趙 水 澄 謝 剛 主

堵 述 初

出版者 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

印刷者 攝 華 印 書 局

發行者 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
石駙馬大街二十一號

實 驗 用 本 翻 印 必 究

